

防奸反特小說

“113”號煙頭

曹大源 曹德興 著



小說反奸傳

“1 1 3”號煙頭

曹大微 曹德微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重編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篇反特鬥爭小說。故事敘述打進某物資供應總廠的特務分子吳忠義、范喜財，蓄謀破壞“大力士號”吊車，進而炸毀水塔，燒掉油庫，破壞運輸，斷絕我們重要工程的材料供應。但由於工人的勇敢搶救，和保衛人員的及早注意，特務分子的陰謀才未得逞。接着，保衛人員和公安人員就開始了嚴密的偵訊，“一一三”號煙頭提供了線索。一天晚上，正當特務們在他們的老窩慶賀“勝利”時，公安人員忽然出現在他們面前，這夥匪徒被一個打盡了。

“1 1 3” 號 煙 頭

曹大澈 曹德澈著

李 超 畫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瀋陽市寧夏街二十三號）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 一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415·787×1092 紙張：15印張·28,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70,097 定價：（5）一角四分

二月九日夜。

北風呼嘯着，幾棵高大的白樺樹迎風屹立，筆挺地伸向灰澄澄的天空，雪花旋轉地落在地上，天氣格外冷。

物資供應總廠作業場今晚十分忙碌。照明燈把現場照的通亮。火車頭拉進來一節節的空車箱，接着又從專用綫上把滿載着鋼軌、鋼梁、各種鋼材的車箱拉走。車聲隆隆，號子聲、氣笛聲，響成一片。搬運工人、運輸員、司磅員們都忙着裝車、編組；爲了儘快地把材料運到“〇〇三”號工程工地上去，時間在這兒是以秒來計算的。

“大力士號”* 吊車把一孔大鋼梁吊起半空，老工長劉振武把綠信號燈一攆，只聽汽笛一叫，就把鋼梁穩穩當當地放到平板車上了。近來任務是很繁重的，每晝夜至少要裝出去百八十車。

“吊車缺汽兒可玩不轉哪！加勁兒燒哇！小伙子！”劉振武朝着司爐小趙說，“這都是緊急用料，耽誤了可不行啊！”他抹了一把掛在鬍楂兒上的霜雪，又把綠信號燈高舉起來。

* “大力士號”是蒸汽吊車的名字。

小趙從司機棚裏深出頭來，臉被火烤煙燻的又黑又紅，挺大的眼睛老是笑咪咪的。小伙子又機靈又活潑，幹起活來是沒比的。

“放心吧！老工長，保險水滿、汽足，不缺煤呀！”小趙說完，還頑皮地衝着劉振武一笑。

吊車司機范喜財斜楞小趙一眼：“我說小趙！你別再喊保證啦！趕緊添煤！你瞧瞧汽表——再白話！”

“范師傅！從我燒火那天起，就沒差過八個汽呀！”* 小趙一面說着，一面往鍋爐裏添煤。這時他抬頭一瞧，果然，汽表指針直往下落：“奇怪！怎麼越燒汽越小呢？”他暗自納悶，急忙清一清爐底，添了兩畝煤。他擦了擦掛在前額上的汗珠，長吁一口氣。熊熊的火光，照着他那樸實、稚氣的面孔。可是汽表指針連七個汽也保不住了。

突然，車身一提，差點把小趙甩下車去；只聽轟的一聲，已經吊起來的鋼板又摔到地上。汽不夠用，“大力士”顯然也無能為力了。只聽劉振武大聲地喊：

“范師傅！是不是鍋爐漏啦？車底下怎麼直冒汽！”

小趙把着車門往外一瞧：“嚇！范師傅！你怎麼不關排汽閥？也難怪越燒汽越不夠用。你快關上排汽閥吧！”

“得啦！像這樣幹，老虎還有打盹的時候……”范喜財不慌不忙地關上了排汽閥。

* 八個汽。吊車的鍋爐，每平方公分要有八公斤的汽壓為足汽，少了則不夠用。

一片大雪花落在小趙的臉上，他擦了一下，回身狠狠地往鍋爐裏添了幾畝煤。

汽表指針緩緩升起，指向八公斤汽壓。小趙端起油壺，往給油器裏澆油，忙着又拿油布擦擦注水器，擦擦把手，就連用輪都擦得溜光晶亮。

“范師傅！該去上水了，水面都落到紅綫下去了。”小趙瞧了瞧水表着急地說。

“裝完這一車再說吧，沒關係！”范喜財慢慢騰騰地說完，又提起把手，吊起一鈎鋼軌，裝到車上去了。

.....

“大力士號”吊車，揚起吊桿，卸下鈎具，范喜財操縱着吊車，離開作業場，開往水泵房去上水。小趙忙着往外掏爐灰，壓火。

“海金剛號”吊車由對面開過來，插在司機棚上的紅旗，在風雪中飄舞。司爐李玉林拿一把大鐵鐮，站在車門口，招招手說：“小趙！上水去嗎？水勁可足啦，快去吧！”

“小李子，第三號專用綫上，還有十多個車沒動秤呢！你們快去裝車吧！”小趙答應着。

劉振武、掛鈎工人、信號工人，跟在“大力士號”吊車後頭，匆忙地走着。

水塔矗立在遠處，水塔的附近就是水泵房。在紛飛的雪花中，“大力士號”吊車軋軋地開向水泵房。

.....

“嗚——”從水泵房那邊傳來一陣拉長的汽笛聲。

轟！一聲巨響，只見那邊火光沖天，濃煙四起。作業場的工人們，都飛也似的向水泵房跑去。

“大力士號”吊車，停在水塔和水泵房中間，從吊車的車窗裏往外直噴火，火舌竄起多高。工人們趕來了，都奮不顧身地上前搶救，急匆匆地將砂子、水、消防液……衝火打去。

車上的小趙直門兒高聲地喊叫：

“水！上不來水呀！吊車要炸呀！”

“小趙！小趙！火挺大呀！快跳下來吧——”老工長劉振武爬上司機棚頂，一邊撲打着火，一邊大聲叫喊。

小趙被火燒的直發昏，顧不得老工長如何喊叫，他想：

“拉開的汽笛、排汽閥放出的汽不多，煤火又掏不淨，鍋爐裏的蒸汽都得放出去呀！再說，水泵房、水塔都在近處，吊車萬一一炸，水泵房可就完啦，水塔也得崩倒；吊車跟前還有這麼多工友救火呢，非都崩死不結。再說任務……”

火燒得他疼的厲害，腳被燒壞了，站也站不住，只覺得眼前發黑，身子往前一栽，伸手扶住了水表玻璃管：“水表玻璃管和鍋爐裏的水、水蒸汽都通着，打碎它，蒸汽就能很快地冒出來……吊車就不能炸。”沒有時間容他多想了，只有一個念頭：“打碎它，不叫吊車爆炸。”在這一瞬間，小趙咬着牙，站穩了，不知哪來的一股勁兒，舉起鐵鍬，朝玻璃管狠勁一掄。隨着玻璃管被打碎的聲音，只聽嘆——哧——哧地蒸汽和水都冒出來了。撲通一聲，小趙也倒下了。



劉振武頂着火跳上吊車，抱起了小趙，人們從門口把他倆接了出來。

經過一陣緊張的戰鬥，火，熄滅了。這時風雪也停止了。

劉振武的眉毛被燒光了，臉上紅一塊紫一塊。他坐在雪地上，小趙躺在他的懷裏，兩眼直勾勾地，神智不清地叫喊：“水——水！來水呀！吊車——水塔——水！……”

司機范喜財端來一碗冷水，要往小趙臉上澆：“涼水一激，就能清醒過來，來——！”

劉振武一巴掌把水碗打落在地下，嘩啦一聲，摔個粉碎，氣憤憤地說：“小趙都燒成這樣啦，身上也燙壞了，澆冷水能行嗎！你這不是要他的命嗎？”

于總廠長、黨總支書記王鵬同志、運輸車間主任周紹增、保衛科長秦大川都趕到現場，圍住了小趙。

“小趙！你醒醒！你醒醒！小趙！”于總廠長激動、親切地在耳邊叫他。接着囑咐周主任送小趙到醫院去，緊急治療。

總支書記王鵬脫下了大衣，給小趙蓋上，生怕凍壞了他。小趙的衣服全燒破了，燒焦了的頭髮粘在頭皮上，滿臉紅腫，他昏過去了。

救護車加足馬力飛馳，在公路上旋起一道雪浪，把小趙送往醫院。

于總廠長、總支書記王鵬、保衛科長秦大川，在事故現場進行了初步檢查，同時在現場設置了警衛。

“于廠長！我派人把技術員吳忠義找來。”運輸車間主任

周紹增說，“應該檢查一下吊車哪部分壞了，造成這樣一個生產事故。我們得好好追查一下責任呀！你說是不？”

“這是個大事故，問題相當嚴重，我估計這不是一件單純的生產事故，我們應當嚴肅地處理，一定認真檢查。不過，深更半夜的暫時還不要去找技術員。”于總廠長鎮靜地說。

連夜召開了總支委員會議。

傍散會的時候，總支書記王鵬說：“初步檢查結果，‘大力士號’吊車失火，不是簡單的生產事故，問題的關鍵是在‘水’上。吊車沒有爆炸，這件事小趙同志是有很大功勞的，他保護了吊車。”

“我想，不僅保護了吊車，也防止了因吊車爆炸而引起的更嚴重的後果。”于總廠長接着說，“因為吊車停在水塔和水泵房的附近，那邊又是油庫，這樣，問題就明顯了。我估計這是敵人有意的破壞，我們現在必須採取緊急措施，把事情弄清楚。”

“我也認為這是有計劃的破壞。”秦大川說，“吊車上水是在水泵房和水塔之間，在鍋爐裏缺水很多的情況下，上不去水當然要炸，這就會炸毀水泵房，炸倒水塔，斷絕了水源的供應，我們物資供應總廠的全部工作就都要停頓了。我們按照總支委員會的決定，現在必須採取緊急措施，我們一定會弄清楚的。”

秦大川，是個工人出身的保衛幹部，今年三十五歲，寬大、堅實的肩膀和那紅銅色的面孔，顯得格外雄偉。他從小受盡了舊社會的壓迫，當過勞工和伐木工人，後來在長白山下參加

了抗日游擊隊，入了黨。艱苦的革命鬥爭生活，把他鍛鍊得機智、勇敢、樂觀，又善於思考。

開完總支委員會後，秦大川往公安局去報告案情。他一面加緊腳步，一面計劃着：要連夜進行現場檢查，首先要檢查油庫，免得被什麼定時燃燒彈給燒起火來；再檢查水塔，以後再……。

天，還是陰沉沉的。冬夜，更顯得乾巴巴的冷，除了鞋底蹣在雪地上，發出吱——吱——的聲音外，再也聽不見什麼動靜。

二

在“大力士號”吊車失火事故發生後的深夜。

滿天灰澄澄的陰雲，沉寂、寒冷籠蓋着大地。

“大力士號”吊車上厚厚地落了一層雪，車梯子、車把手上結了許多冰溜。煤渣、膠皮管、小鐵桶……散亂地扔在水泵房前。守衛的人員在附近看守着。

向公安局報告了案情之後，秦大川和公安局派來的偵察員李剛，連夜進行現場偵察。

在事故現場，他倆首先用手電筒照着仔細地檢查了吊車，然後站在吊車梯子上，亮起手電筒察看一下現場的環境。雪下得很厚，整個現場白茫茫的一片。雖然是深夜，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吊車附近的地面，由於救火的緣故，積雪已被人們踏

得亂糟糟的了。往遠處看，厚墩墩、白皚皚的雪平鋪着，在往油庫方向去的路上，突然顯出一些黑漆漆的印子來。他倆研究了一下，便開始用皮捲尺量水泵房與吊車之間的距離和吊車與水塔之間的距離。然後，他們便測畫往油庫方向走去的路上的腳跡。

“秦科長，你說這個人爲什麼走幾步就倒在地下？”偵察員李剛指着地上不規則的腳印，和一個人伏在地上的印子說，“這個人站起來走了幾步，張望一陣，又卧倒在地上，他翻來覆去地搞什麼鬼？看樣子，這傢伙準是在軍隊裏呆過，在戰場上卧倒，不也是這個姿勢嗎？”

“我看他像是躲避什麼爆炸物，怕崩着似的；再不就是後面有人追他。”秦大川一面沿着腳印往前走，一面說，“這傢伙顯然是走的很慌張，你看，這是跑起來的痕跡呢！在這厚厚的雪地上，他蹣出了許多深淺不勻的溝。”他們繼續往前走去。在油庫的門口附近，他們撿起一些看來是無關緊要的柴草，一團油布，還撿起一隻盛着半桶汽油的小鐵桶……。

油庫對面，是一片稀疏的小樹林，秦大川和李剛留心觀察着雪地上的腳印；走到小樹林裏，腳印顯得更清晰了，是一雙普通鞋底的印子。

“秦科長，你看看這邊的腳印。”李剛指着左邊樹下的另一個腳印說。

秦大川蹲下，仔細地看了半天：“這是另外一種腳印了，這個人穿的還是菊花牌膠底的棉皮鞋呢！這種牌子的鞋是新



上市不久的。”

“那麼說，是兩個人在這裏了。”李剛一邊說着，一邊把兩種腳印捺出型。

“當然，是兩個人。從腳印的方向上看，他倆還曾經並肩站着。往前面看，可是前面是什麼呢？”秦大川站起來盯着前面。在他的前面是油庫。

“你看，這裏還扔着大半截煙頭呢！”李剛用鑿子從地上夾起來交給秦大川看。

“啊？煙頭！”秦大川接過煙頭看了看說，“這準是抽了一半丟在地上的，煙頭火是被雪浸滅的，因為它沒有被掐過的痕

跡。”他倆用手電筒照着，仔細地看了一會：煙頭上印着綠色小寶石的圖案。標號是“一一三”號，這是“綠寶石”牌香煙。

李剛在小樹林附近又檢查了一遍，沒有發現什麼。他想了想說：

“在現場發生事故後，我們已佈置了警衛，不會有人來過；但發生事故前所扔的煙頭，一定被大雪埋沒。這是在吊車失火的當時，一個人在這裏吸完以後扔掉的。”

“很對！煙頭和腳印的問題，使我發生一種聯想，根據已經發現的煙頭、腳印、乾樹枝子、半小桶汽油……，可以斷定，有人要燒油庫。同時也要注意，水泵房距油庫七百公尺，而小樹林在油庫的左邊，離油庫只有一百五十公尺，所以，‘大力士號’吊車失火——或是敵人預謀造成的爆炸，是有兩個目的：其一是使調虎離山計，在吊車起火後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水泵房和水塔那一面去；另一個目的，就是趁着混亂再放火燒油庫。”秦大川說完，把煙頭細心地包了起來，裝在鐵盒裏。

“李剛同志，我們分頭順着這兩種不同的腳印往前走，看看究竟是到哪兒去！”他倆站起來，相背走去。

秦大川沿着菊花牌膠底鞋的腳印走。穿菊花牌膠底鞋的人，像是由遠處望着水塔徘徊了一會兒，以後就匆匆地向公路跑去了。公路上的腳印，已經被載重汽車給軋得分辨不清，可是，秦大川走到工人宿舍的窗前時，又出現了這種菊花牌膠底鞋的腳印。而從工人宿舍的門前，又新添了一個穿大毡疙瘩的腳印——走出大門去了。

李剛沿着普通鞋底腳印往前走，看腳印，這個人是很急促地向水泵房跑去的。這個腳印在“大力士號”吊車附近消逝了。

秦大川、李剛在嚴寒的深夜裏檢查完了之後，走進水泵房。水泵房中，已由另一個值班員來看守。這屋裏的地上東西扔的很亂，貯水池結了一層薄冰，抽水機的膠皮管子，一頭浸在貯水池裏，另一頭通往屋外，還插在“大力士號”吊車的水箱裏。

他倆靠着爐台坐下了。李剛看了看錶說：“秦科長，快兩點啦！”

“這回該研究水泵房了，”秦大川滿懷信心地說，“非弄個水落石出不結！”

“爲什麼當吊車要爆炸的時候，就上不來水呢？”秦大川思考着，回手推上電門，電滾還照樣轉，抽水機驚的哐——哐——直叫；就是抽不出水來。

“貯水池裏也不缺水，爲什麼水泵抽不出水來呢？……是這樣——”他下意識地把一隻破鐵壺放到爐子上，一刻鐘後，水壺被燒的直冒氣；水燒乾了，壺底也燒紅了，就說，“李剛同志，你看：就和這鐵壺一樣；鍋爐裏缺水，火還燒着，鍋爐裏的氣壓一定猛漲，這樣吊車就要爆炸。吊車一爆炸，水泵房、水塔，也就會跟着炸壞，趁着混亂再放火燒油庫，當油庫燒起來的時候……，那變，正如王鵬同志所說，水，就是這件案子的關鍵，水……。”

他倆凝視着抽水機出神。

“拆開抽水機檢查一下吧！”李剛急不可耐地說。

“聽這動靜不像渦輪片壞了，準是水門被什麼堵住了。”

“拆開看看嗎？”李剛問。

“先檢查一下再拆。”秦大川修理這些活都不外行，憑他多年的經驗，聽得出是哪兒的毛病。

他倆伏在地下逐件檢查，在外部沒發現任何被破壞的痕跡，李剛拿出照像機，把水泵外部主要機件都拍成照片。

抽水機拆開了，發現一團擦機器的破油布，把進水唧筒塞得嚴實合縫，水當然抽不出來了。秦大川仔細地看了半天油布，說：

“李剛同志，這塊油布和在油庫附近所發現的一團油布是一樣的。”

取出油布，重新把抽水機安裝好，一推電門，水就嘩嘩啦啦地流出來了。

秦大川想：“油布怎能進到抽水機裏去呢？是拆開抽水機往裏塞的嗎？不！不可能，全廠有許多台吊車經常來上水，水泵房也總不斷人，在‘大力士號’吊車來上水前二十多分鐘，‘海金剛號’吊車還曾經來上過水。而拆開抽水機再安裝好，至少得三十分鐘，那麼在‘海金剛號’吊車上過水之後，‘大力士號’吊車上水之前，油布是從哪兒進去的呢？”

秦大川搓了搓凍得發紅的手，拿起爐鉤子通了通爐子，讓火燒得旺些，忽然，覺得手上粘糊糊的，一看，是爐鉤子把上的

軟黃油沾了一手。“爐鉤子上的軟黃油是哪裏來的呢？水泵房裏的任何機械都不使用這種軟黃油……”他想了想，又小心翼翼地吧爐鉤子收起來，交給李剛。一陣沉思……秦大川忽然想起一件事，便說：“李剛同志，‘大力士號’吊車用的水是從水池子裏抽出來的，難道這塊油布，就不能從水池子裏的抽水膠皮管抽進去嗎？”

“嗯——對！來，咱們試試！”李剛好像當場抓住了特務似的高興。

深夜颳起凜冽的寒風，不時地由門隙襲進來。被冷風捲起的雪花和沙土，颯颯直響。

秦大川這時急忙打碎貯水池的薄冰，把一團油布扔到水池子裏去了。油布漂着不沉。他擡起袖子，伸手到水池子中去拿抽水膠皮管，水深，够不着。怎麼搞的呢？他沉思一會，忽然奔向牆角，重新拿起爐鉤子，伸到水中，勾出膠皮管來；把油布塞到膠皮管裏：“也許是這麼幹的？試試看！”秦大川自言自語地說，又把膠皮管放到水裏，說了聲：

“開電門！”

站在一旁的李剛看得出神，聽說開電門，回手就把電門推上，只聽“咕嚕”一聲，油布就被吸到抽水機的進水唧筒裏去，水也抽不出來了，抽水機又驚得哼——哼——直叫。

“李剛同志，我們再來一次，看看用多少時間。”他倆重新拆開抽水機，又開始試驗；李剛拿起爐鉤子，勾出膠皮管，塞上油布，推上電門……。